

■黄沂海

笑笑剧团 “最新科技”博眼球

上海滩最早的滑稽剧团 如何笑闯江湖



笑笑剧团滑稽戏《火烧豆腐店》剧本,上世纪50年代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笑里藏春秋,戏中见江湖。

查考史志,上海滩最早诞生的滑稽剧团有三家,分别是江笑笑、鲍乐乐组建的笑笑剧团,杨天笑、赵宝山领衔的天宝剧团,裴扬华、程笑亭发起的华亭剧团。显而易见,剧团名称分别嵌入了创始人的名字,辨识度相当高。

称笑笑剧团为沪上滑稽界“人才摇篮”,一点也不为过。剧团成立五年有余,上演了近百部大戏,出产了数以百计的滑稽演员,陆希希、盛呆呆、范哈哈、文彬彬、姚慕双、周柏春、俞祥明、吕笑峰、朱翔飞、袁一灵、笑嘻嘻等,都从这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团中脱颖而出,成为各大滑稽剧团的“台柱子”。

1942年3月20日,杭州来沪的江笑笑、鲍乐乐,组建了笑笑剧团,首演大戏《荒乎其堂》。老戏单上的广告语夺人眼球:“剧中有全世界惊人发明的有声有形无线电!剧中有惊人科学的不用线电话!”以令人眼光视之,剧组刻意渲染的“最新科技”噱头,多少有点故弄玄虚,但在80多年前还是极具票房号召力的。

笑笑剧团一笑成名,后来又陆续推出了《火烧豆腐店》《瞎子借雨伞》《五颜六色》《祝枝山大闹明伦堂》《绍兴人乘火车》等作品,在业内有标杆之誉。

江笑笑和鲍乐乐,皆为“小热昏”鼻祖杜宝林的弟子,初到上海表演《水果笑话》等滑稽卖口节目,始用名“蹶觉戏”,意为蹶方步之际思索编戏,针砭时弊,引人觉醒,后改称“独脚戏”,标榜“社会滑稽”,影响日隆。江笑笑以面部表情“傻”“憨”取胜,方言张口就来,演啥像啥,入木三分,令同行望尘莫及;鲍乐乐则似傻非傻,语言阴冷,举止迟缓,“托”功不俗。戏台上两人心有灵犀,相得益彰,开创了“江鲍传奇”的鼎盛年代。

“江鲍”出品,未必档档精品,但他们首创演滑稽大戏的专业剧团,深耕上海市井生活的肌理内蕴,以勾画社会情境中欺凌与反抗、机智与愚钝、高傲与卑微等品格落差为擅长,将误会和冲突等喜剧元素与现代戏剧的叙事性结构相映衬,艺术性地批判“人分三六九等”的畸形社会,进而催生反思现实和人性化的滑稽文脉,开创了滑稽戏表演样式之先河。

尽管江笑笑编演过揭露烟(鸦片)、赌、娼三毒危害性的《路通知马力》,戏里他头戴开花帽,腰插假烟枪,身穿一件千疮百孔、贴满当票的脏长衫,形象十分可笑,但还是难以逃脱被鸦片吞噬的悲惨命运。1947年夏天,江笑笑一命呜呼,剧团解散。

唯独可以稍稍庆幸的是,“江鲍”曾将他们搭档表演的一百多个作品整理成《江鲍笑集》(一、二册)出版问世。沧海遗珠,弥足珍贵,使后辈得以悉心揣摩,参学领悟。其实,《江鲍笑集》还编写完成了第三、四册,岂料书稿交由商务印书馆付梓之际,印书馆突遭日军轰炸,手稿付之一炬,痛哉惜哉!

华亭剧团 “小山东”闯天下

华亭剧团首演剧目为《小山东到上海》,两位剧团老板当仁不让,裴扬华饰演初出茅庐的小山东刘德才,程笑亭饰演欺软怕硬的伪巡长陶桃。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借鉴了《夜店》《上海屋檐下》等话剧的桥段,近乎“大杂烩”,揭示了千奇百怪的旧上海底层生活。伪巡长与小山东的角色定位堪

比“猫和老鼠”,因“冷面滑稽”程笑亭的表演颇为出彩,首演大获成功。1944年出版的戏单上,印有“红遍京沪”“始创第一”“老牌好戏”等宣传字眼。此后上演的滑稽戏《穷人万岁》里,再度出现了“万试万灵”的陶巡长,他和妓女等人在捉拿和释放过程中结交为朋友,控诉了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不堪世道。

三年后,《小山东到上海》复演时更名为《伪巡长》,仍以两个人物为贯穿线索,更侧重程笑亭的伪巡长戏份,观众欲罢不能。剧团择善而从,一口气推出续集,多达九本,成为滑稽连台本戏。

程笑亭台风潇洒俊逸,节目紧扣时尚,故有“摩登滑稽”之称。接演伪巡长陶桃一角后,他的“冷面”风格日趋成熟,自成一家。且看舞台上的伪巡长,扮相奇突,以白粉涂满面孔,用墨笔勾出眼眶,把眉毛画成细短八字,名副其实“粉”“墨”登场。加上他故意面孔铁板,绝少表情,每以节奏感甚强的“快口”产生冷峻笑料,反应神速,俗称“阴嘛”,甚至令同台演员忍俊不禁。

1949年,上海天亮了!程笑亭情绪高涨,干劲冲天,先是成立了人人滑稽剧团,1953年又创建了百花滑稽剧团,所排新戏仍走伪巡长路子。他在复演《伪巡长》的戏单开篇《需要笑》里发出肺腑之言:“我们度过了反动派统治时期长时间苦难的日子,那时间没有我们人民的笑,我们被生活的担子压住了,被政治的逆流窒息了,笑不出来。毛主席的队伍驱逐了反动派,领导人民创造了新社会,替我们带来了幸福,指出了光明,我们为什么不笑呢?应该是笑的时候了。”

天宝剧团 “一碗饭”定乾坤

“滑稽老字号”天宝剧团成立于1937年,那一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炮声响起,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参加电台抗日募捐播音的不少滑稽艺人上了黑名单,日寇“电监处”严密控制电台广播,全市所有短波收音机均被送查拆除,堂会被视为非法聚会遭到取缔,滑稽演员失去谋生地盘,只能

依靠救亡协会发给米粮维持生计。

天无绝人之路。1942年,杨天笑、赵宝山打造的天宝剧团,受“海上滑稽大会串”的启发,开排首部整本大戏《一碗饭》,讽刺囤积居奇的米店老板,同情衣食无着的下层人民,引起市民同声响应,这可视为独脚戏“华丽转身”为滑稽戏的雏形。自此,剧团渐渐形成了“说唱并重、悲喜交融”的表演风格,《一条黄瓜三扁担》《柴米夫妻》《雌汉奸》《尖嘴姑娘》等剧目风靡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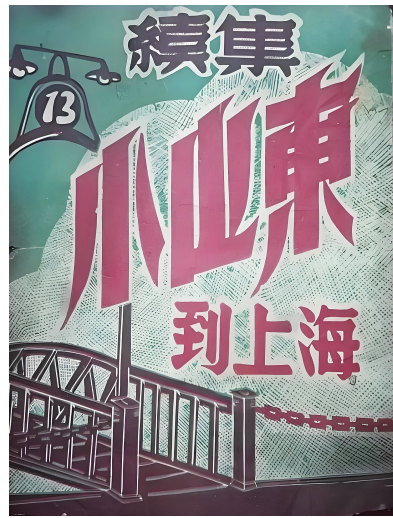
曾在书局当过排字工的杨天笑,1933年在上海拜王啸天为师,活跃在电台、堂会、酒楼与游戏场,以说唱见长,尤擅自拉自唱,唱得快而不乱,一气呵成;而赵宝山自小爱唱京戏、沪剧、评弹,擅长南腔北调,为滑稽名家江笑笑弟子,因在《西洋跳舞》中反串舞女,将西班牙舞舞步巧妙融入滑稽表演,一时名声大噪。

天宝剧团的兴盛,得益于两位创始人不拘一格的生意头脑。他们将看家戏《一碗饭》的品牌效应发挥到极致,团徽索性设计成一只碗和一双筷的有趣组合,独特而醒目,传递了视观众为衣食父母、为百姓发声代言的办团理念。剧

团“跑码头”演出时,所到之处,演职人员穿戴整齐,每人一辆黄包车,车上“天宝滑稽”字样的三角旗迎风猎猎,一路急管繁弦,浩浩荡荡,路人无不争相睹为快。两人除了动笔编撰报纸广告文案,还善于利用电台做活广告,杨天笑亲自出马,推介剧团特色及巡演剧目梗概,演唱精彩片段,说到要紧关头戛然而止,吸引听众买票进剧场一探究竟。滑稽戏《红灯花轿》上演时,他们将一顶喜庆华丽的花轿道具放在剧场门口,营造出其不意的效果,引得观者近悦远来。

杨天笑的弟子中最出名的当推小杨天笑。他读完初小辍学,在戏院门口以叫卖茶叶蛋为生,被杨天笑识中收为学徒,跑了几年龙套。一次演出《李阿毛到上海》,杨天笑因病无法登场,情急之下由小杨天笑顶替救场,他以“台词一句不差,笑声一点不少”博得观众交口赞赏,从此崭露头角。

上世纪50年代,天宝剧团辗转转籍常州,易名为常州市滑稽剧团。长影导演严恭把苏州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搬上银幕,为弥补苏州滑稽阵容之缺,来常州物色演员,剧团特意为其演出《李阿毛到上海》,严恭一口气挑选了杨天笑、小杨天笑、丁凤英、丁吟、盛洪庄五位演员,并敲定小杨天笑扮演男主角杨友生。由黄浦江畔迁往“三吴重镇”的滑稽剧团揭开新的篇章。



华亭剧团滑稽戏《小山东到上海》续集戏单封面。

腌笃鲜

花菜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姚建国

花菜,学名花椰菜,又称甘蓝花、洋花菜、番芥蓝,为十字花科蔬菜,是一种营养成分较高的食材。作为一种“舶来品”,花菜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花菜,最早起源于地中海地区,由野生甘蓝演化而来。其种植历史可追溯到1490年,后逐渐传播到德国、法国、英国。在1915年出版的《辞源》中有了“花椰菜”的词条:“开花甚多,花茎花蕾皆可作蔬,俗名花菜。”另一本名为《格致汇编》的书称,“在中国上海,一开始花椰菜称作开花菜,后简称为花菜”。

1918年出版的《上海县续志》中记载,花菜“在上海浦东塘桥小南码头路首次试植成功,产品由西餐馆收购”。而《严桥镇志》上的记载更为详细:“花菜,欧洲种。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甬人(浙江宁波人)以一两黄金换一两花菜种子的代价进口了花菜种子,种植于浦东塘桥乡(今塘桥街道),并获得成功。”《上海县续志》记载:“花菜,以董家渡(后为川沙县严桥乡金星村)左近为著……二月播种,四月培秧,七月分植,九月开花,连花梗摘取佐餐,味美,又可以糖醋浸食,俗名花菜。”

20世纪30年代,严桥农民又从英商福利公司购买了美国的“四季花菜种子”、荷兰的“荷兰花菜种子”、丹麦的“丹麦花菜种子”等多种花菜种子,进行批量种植。但严桥农民只会遵照老传统老常规收取母本留种,选择符合第一年特性的种子于次年再种,育种相对困难。

花菜,属低温长日照植物,因此对低温反应明显,而且对气候的适应范围较窄,再加上花菜是一种自花授粉作物,由叶丛转化为花球,再由花球形成花菜而抽薹开花时,需温度刺激,如遇高温或长期阴雨,都会导致花菜种子颗粒无收。直到1959年,浦东县五一人民公社严桥大队二中队(即严桥乡同心大队)采用温室留种的办法获得成功,为我国花菜留种填补了空白。

当时,为攻克花菜育种困难的难关,东郊区人民政府派出多年从事蔬菜研究和推广工作的专家顾元龙到严桥乡同心大队蹲点,并与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农卫洪泉、山守仁合作,对不同表型的荷兰雪花球花菜进行试验。最终,花菜留种试验获得成功,当年收获荷兰雪花球花菜种子达4900两,不仅满足了上海种植的需要,也为兄弟省市提供了急需的花菜种子,同时还支援了越南等国。此外,还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早慢种”。

一时间,同心生产队的办公室里挂满各种各样的奖状、锦旗,其中还有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国务院奖状。在受到嘉奖后,浦东县五一人民公社在塘桥盛夏弄办起了蔬菜技术学校,相继培养出许多花菜新品种。

解秋日报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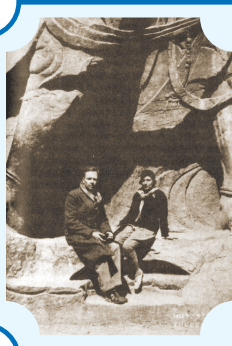
电话: 021-22898598

让教授们挣些授课费

在昆明,能找到一些活计的教授还算幸运的,那些自己或家人患上疾病的则是雪上加霜。历史学家吴晗的妻子,先患肺结核,后又患骨结核,两节脊椎骨动了手术,一度被固定在石膏床上,最后又得了子宫瘤,被摘除了子宫,长年卧床不起。日本飞机轰炸昆明,他们没法跑进防空洞,无可奈何,只好躲在家里,任凭头顶传来飞机轰炸扫射的声音。听着房子被震得嘎嘎作响,两人只能紧紧相偎相依,听天由命。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揪心的事。一天,有人跳滇池自杀。渔民捞上尸身后发现是个女人,身份不明。后来从其衣袋里找到遗书,原来她是联大教授陶云逵的遗孀。陶云逵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博学多才,早年留学德国,专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是我国边疆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主持云南边疆人文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此研究工作辛苦,后继乏人。幸好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后考入联大社会学系,成了他的学生和助手,令其十分欣慰。岂料在一次边疆考察中,儿子染上疟疾。其时疟疾的特效药是“阿的平”,但那是进口药呀,一个穷教师哪有办法弄到?儿子几经抢救,终于不治身亡。他们夫妇悲痛欲绝。祸不单行,不久陶云逵自己也染上回归热。医生在查血中意外发现,他得了白血病,已属晚期,回天无力。陶云逵很快就去世了。他妻子连遭丧子丧夫之痛,精神崩溃,加上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于是投水自尽。此事在昆明引起极大震动,闻者无不感喟唏嘘。

联大教授的困境及由此酿成的惨剧令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陈宇 著

费正清震惊: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正在一点点地消耗着他们最后的一点本钱——生命。他在给华盛顿上司的报告中写道: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当时最主要的问题。

我对于教授们的贫困处境感到震惊不安。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这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持,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

费正清是外交官,还兼有文化官员的身份,他本想通过官方渠道争取给这些教授些微帮助,但他的报告如石沉大海。

一天,温德在街上行走,不时听到有人对穿军装的美国人喊道“老美,顶好!”原来,昆明先前经常受日本飞机狂轰滥炸,1941年的一天,10架日本飞机突袭昆明,轮番轰炸,“遍地开花”,炸死365人,全昆明的棺材都卖光了还装殓不完尸体。后来,警报一响,老百姓无不争先恐后跑进防空洞,或冲出城逃向乡间,人们疲于奔命,人心惶惶。过了两天,又有10架日本飞机袭击昆明,飞虎队闻讯即升空预伏,待日机进时射击

圈,骤然出击。一阵猛烈的炮火后,日本飞行员还没回过神来,6架日机就被速度奇快、战法老道的美国飞行员一举击落,另有3架在逃途中坠毁,仅剩1架逃回位于越南的基地,而飞虎队只有1架飞机受损。美国援华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虎队以巫家坝机场为基地,接连跟日本飞机发生了几次激烈空战,打得日本飞机落荒而逃,飞虎队名声大振。从此日本飞机再也不敢轻易来了,昆明人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那时,昆明人把美国人亲切地叫“老美”,老百姓为表达感激之情,迎面碰上美国军人往往会竖起大拇指致敬:“老美,顶好!”对方也会用生硬的汉语回应:“哈啰,顶好!”美国飞行员还把用英文字母拼成的“DINGCHAO”刷在飞机上。

当时,昆明的美国军人越来越多,美军有好几个总部设在昆明,单招待所就有五十多个,节假日时满街都可以见到美国兵。

温德跟费正清讲起那天在街上的所见所闻,引发联想,灵机一动说:“既然在昆明有这么多美国人,与其让教授们不远万里去美国讲学,可不可以就在

昆明讲?”

费正清听罢,高兴地说:“你跟我想到一起了。”过了两天,费正清神秘地对温德说,世上的事,想办法就有办法,而且不打不成交。

原来,费正清通过自己的上司争取到一笔拨款给军队,并让其说服驻昆明的陆军当局请一些教授到军队讲课——一方面增进军人们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让教授们挣些外快。不料,到具体落实讲课计划时却遇上了麻烦。司令部一个外号叫“赤红儿”的将军(因其一身皮肤发红),一听费正清的安排,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指着费正清的鼻尖说:“你把自己看作了什么人?从大使馆来的竟敢指挥军队系统的事情!”这话激怒了费正清,他也提高了嗓门,这位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教训对方道:“不懂驻在国文化的军人是有缺陷的,不是完整的军人,只是一个只会玩刀弄枪的武夫!”说着,费正清气得从胸前衣袋里掏出证件,啪地甩在桌上。“赤红儿”拿起一看,原来是史迪威将军签发给费正清的证件。哎呀,人不可貌相,面前这位教授还有军中情报工作的背景。这下满身通红的“赤红儿”才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耸耸肩,终于答应安排讲课的事。费正清对温德说:“真是打不相识,后来我再去时一路绿灯,跟他还成了好朋友。”

费正清请了一批教授去讲课。他还跟其中两位协作完成授课计划,他主要是从美国文化角度阐释一些课中难懂的内容,以便于军人理解。

第一位是张奚若。讲课前,费正清先向听讲者介绍主讲人。他说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年轻时留学美国并游历考察欧洲达12年之久。

(四十四)

连载